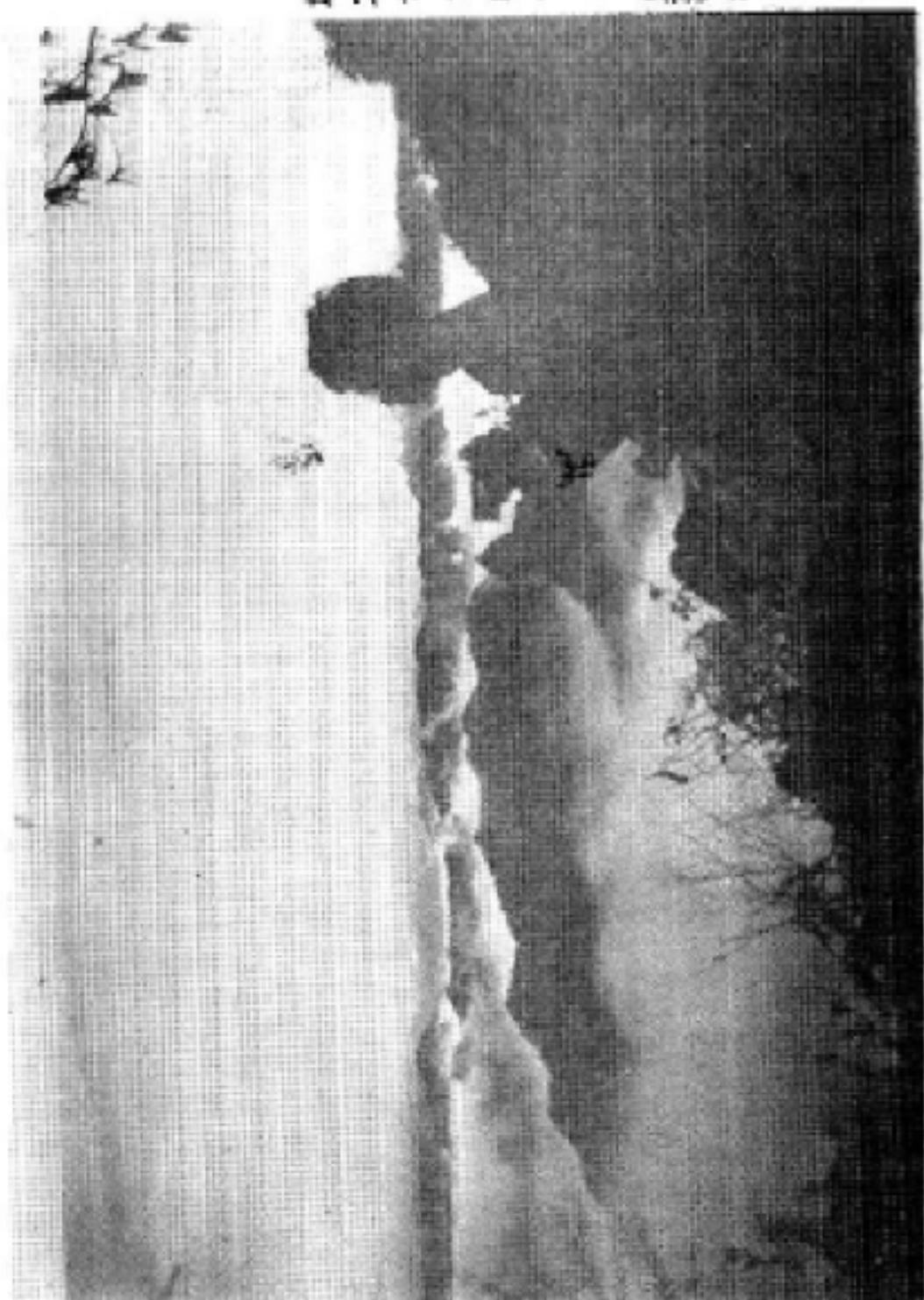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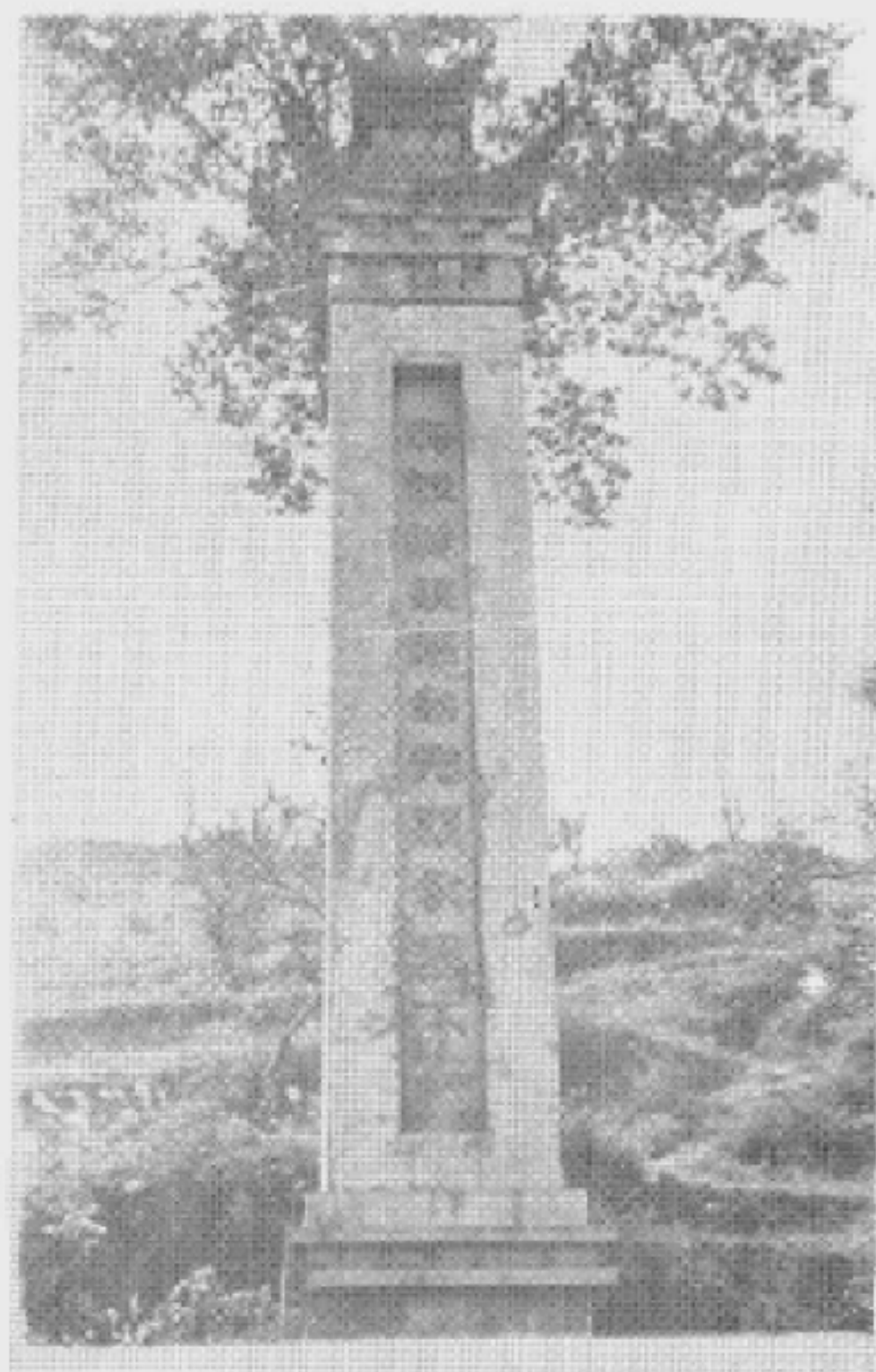


施秉云台山一角 及河堤 报



封面图片：施秉县舞阳河大桥



施秉县烈士纪念塔

目 录

施秉县概况·····	任祥潤 (1)
回忆解放施秉·····	丁连方 (7)
任盛濂弃暗投明经过·····	张武云 (13)
夜袭天险鹅翅膀·····	高中东 (18)
记盆水事件·····	黄克雷 (21)
紫荆关战斗·····	徐 飞 (24)
烂桥战斗的前前后后·····	鲁 急 (27)
回忆双井剿匪战斗·····	郑伦正 (31)
施秉剿匪片断·····	叶恆青 (36)
解放初在施秉县集训被俘土匪·····	赵敬东 (42)
歼灭顽匪刘银臣的经过·····	李修德 (45)
施秉县委向毛主席对镇反工作的报告·····	曹国俊 (53)
忆大金乡的土地改革·····	杨祖芳 (56)
红军长征在施秉·····	县党史办供稿 (63)
红军足迹遍施秉····· (采访散记)	黄克雷 (71)
施秉学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宣传活动·····	李鹤皋 (80)
回忆刘鹤鸣少将起义经过·····	李鹤皋 (84)
施秉县工商业联合会始末·····	任万华 (88)
云台山古迹始末小考·····	高中东 (96)
施秉县建置沿革·····	成文魁 (100)
施秉县大事记····· (1949.11—1952.12)	杨祖芳 (108)

施秉县概况

任祥潤

施秉县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北部，县城距离州政府驻地凯里一百一十一公里（公路）。在东经 $107^{\circ}53'$ — $108^{\circ}23'$ ，北纬 $26^{\circ}48'$ — $27^{\circ}19'$ 之间，东面和镇远县接壤；西面与黄平县相邻；南面隔清水江和台江、剑河相望；北面以佛顶山与余庆、石阡分界。整个地形呈东西窄、南北长斜条状，南北长四十七公里，东西宽四十一公里，东南顶端距西北顶端直径为七十点五五公里。总面积为一千五百四十二平方公里，自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面较高，最高（佛顶山）海拔一千八百六十九公尺；东南面偏低，最低（六合乡清水江边）五百零五公尺，平均海拔在八百公尺左右。县委、县人大、县人民政府和县政协，以及县属各主要企事业单位驻城关镇，该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现辖三个区，一个区级镇，十二个乡，两个乡级镇，一百零七个村，九百四十三个小组，七百八十四个自然村，二万二千二百八十七户，十一万四千五百九十三人（其中非农业人口六千二百五十三人），住汉、苗、侗、彝、壮、布依等民族，其中汉族六万一千三百四十七人，苗族四万三千九百零五人（分布在全县十五个乡镇，其中六合、白洗两乡占百分之九十以上，马号、双井、大桥、翁西、地坝等乡镇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侗族一千四百二十九人（分布在

城关镇、大桥、甘溪、地坝、翁西等乡境内），侗族一百五十人，彝族三百四十人，壮族一人，布依族二人（以上数字均系一九八二年全国人口第三次普查统计）。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施秉县，旧县址在胜秉（今马号乡胜秉自然村），在今县城东南九十里。汉朝时期属南荆郡，唐代隶兖州，元至元一年到二年（1264—1265）属思州（今岑巩）宣慰司，置施秉前江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明代改为施秉蛮夷军民长官司，正统九年（1444年）改设施秉县隶府（今镇远）。“万历年中，清江‘苗叛’接连，‘播酋’杨应龙四处‘焚掠’，乃迁县治于偏桥以避之。清因之”。民国初年属贵州镇远道，解放前后均属镇远专区，一九五六年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仍属州辖，一九五八年，施秉并属黄平县，施秉县废，一九六二年复建县制至今。

一九三四年底红军长征时，六军团和第一方面军路过该地，留下的标语字迹，今县城文化街县银行墙上、双井街上、把往寨、白塘小学墙上等处尚存。

施秉县地处云贵高原东面，系云贵高原与湘西丘陵过渡的山区，属亚热带季风温暖湿润气候区。地形复杂，气候差异明显。城关镇以北各乡镇气温稍低，雨水较多；城关镇以南各乡镇气温较高，雨水也较多。最热（七月）月极限高温在摄氏三十八点四度，最冷（元月）月极限低温在摄氏零下七点六度，年平均温度在摄氏十五度左右。灾害性天气主要是夏旱，其次是春寒和倒春寒。

县内山脉纵横，丘陵起伏，垂直差异大。大小有名山峰五十九座。马溪乡北部的佛顶山，海拔一千八百六十九公尺，

横跨施秉、石阡两县，是县境内第一大山。山顶常为云雾覆盖，若于天气晴朗时置身其上，邻县镇远、余庆、黄平、石阡等地尽收眼底；马溪乡南部的九龙山峰，海拔一千五百七十三公尺，山顶有九条小溪分向下流，故得名。当地群众常以山顶云雾情况预测气候变化，有“九龙山起罩，一时三刻雨就到”之说。县境西部的西华山脉，自黄平西进，经新桥乡至城关镇止。南部的架梁山脉，自黄平东进白旄乡，经双井、马号等乡镇出镇远县。甘溪乡境内的马鞍山，海拔一千一百二十八公尺；马号乡境内的金钟山，海拔九百七十七公尺；白旄乡境内的云台山，海拔九百一十一公尺；均是县内有名山峰。

境内主要河流有清水江和沅阳河。清水江位于施秉县南面，是施秉和台江两县的天然分界线，自黄平西进，流经双井、马号、六合等乡镇南部，东出剑河县境，境内流程约四十公里，最宽一百二十五公尺，最深十五公尺，是该地重要的水上交通线。沅阳河自西向东横贯县境中部，自黄平西进，向东经牛大场、大桥、甘溪等乡镇东出镇远县，境内流程约四十六公里，在城关地带比较开阔，最宽处一百五十公尺左右，最深约十公尺。另有小山溪二十四条分别汇入这两条大河。北部有两条小溪向西北流入乌江，水利资源丰富。

解放以来，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兴修水利，现已建成容量在十万立方米以上水库十九座（其中百万立方米以上的两座），总蓄水量一千三百八十二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亩。另有小山塘一百二十四个，蓄水一百六十七万立方米，可灌田四千四百三十亩。对我县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经济以农业为主，全县耕地十一万八千五百八十一亩（其中田八万零四百二十亩，土三万八千一百六十一亩），占全县总面积的百分之六点四五，除城关、地坝、马号等地有千亩以上成片田外，其余耕地均分布在大山沟壑、山冲、峡谷中，土质为酸性或微酸性沙壤土和黄泥土（沅阳河、清水江沿岸有少量冲积土）。主要出产水稻、包谷、小麦、油菜籽、烤烟叶等作物，据一九八三年底统计：粮食总产量达七千三百一十多万斤；农业总产值达二千三百四十二万元。

县内矿藏主要有重晶石、大理石、煤、铅、锌、铁等。以重晶石为最多，遍及全县九个乡镇，储藏量在五百万吨以上，品质优良。

全县森林覆盖面积七十三万五千二百一十二亩（其中用材林四十六万七千四百八十四亩，经济林九千五百九十七亩，果树林一百八十亩，茶叶二千七百亩，漆树三百亩，灌木林二十五万四千九百五十一亩），占全县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九三，属弱植被区。主要树种为松树、柏树和少量杉树。多分布在马溪、牛大场、马号、六合等乡镇境内。

解放前，根本没有工业。现已建成机械、化工、酿酒、发电等九个厂、站。一九八三年工业总产值达五百二十六万元。畅销国内外的重晶石矿，年产二万吨。遍及各乡镇的农业小水电站三十四站，装机四十一台，容量四千三百九十二千瓦，有百分之七十六点四的住户用上电灯，是全国一百个电气化试点县之一。银行、信用、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遍及各乡镇，对于沟通城乡物质交流，繁荣市场经济，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起了重要作用。

在旧社会，全县没有象样的公路，根本没有铁路，横穿县境中部的湘黔公路，也是泥路狭窄，坎坷难行，车祸不断，城乡物资往来全靠肩挑背驼。现在公路四通八达，交通方便。南面有横穿白洗、地坝两乡的湘黔铁路，公路与周围各县和县内各乡镇（除六合乡）连接，车辆往来不断，清水江上有小汽艇，上通州府驻地凯里，下抵湖南洪江。

解放初期，全县只有十八所完小，十五所初小，学生约二千二百人。在党的领导下，文教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现有师范一所，学生八十人，高中一所，学生四百六十人，初中十八所，学生三千七百一十一人，完小七十六所，初小一百零一所，小学生一万六千四百七十九人，是解放初期学生总数的十倍多，百分之八十五点三的适龄儿童入了学。

在城区文化街，有电影院、文化馆、电视广播局、体委、工人俱乐部等单位，是广大群众文化娱乐中心区。

解放前，全县只有一个医院，有医务人员三人，广大群众没有就医机会，健康水平很低。解放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发展人民卫生事业，全县现有医院、卫生所十六个，床位三百余张，还有防疫站、保健站，共有专职医生一百五十四人，各村均有半脱产医生，能防治一般常见疾病，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健康水平。

距离县城驻地东部六公里的沅阳河南岸，有一古遗址名武侯祠，据传三国时诸葛亮南征云南，令驻长沙守将运粮支援，为修通沅阳河水上运输线，在此一山洞中塑一孔明像，往来船只均以猪羊祭之。在甘溪乡东部两公里的凉风坳坡脚，有一华严洞，志载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一千六百零四年），曾建庙殿，解放前每年六月十九日是庙会期。

洞内外有摩岩石刻十三处，洞中有钟乳石刻神像二尊。解放初期为甘溪小学校舍，一九五九年被拆。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诸葛洞至施（秉）、镇（远）两县交界的相见河处全长二十公里的河段内，山清水秀，风景奇丽，一九七九年底红旗电站大坝建成蓄水后，该段河面水位平均上升二十余公尺，河面增宽三至八倍，景色更加美丽。在省、州、县领导的直接关怀下，从一九八二年开始对该河段进行全面规划，现已辟为“沅阳三峡风景旅游区”（包括施秉县境内的诸葛峡、龙王峡，镇远县境内的西峡），县旅游资源开发公司置有游艇，一九八三年以来，国内外大批旅游爱好者相继前来。随着“四化”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沅阳河风景区将不断扩大，景点倍增，具有“三峡雄、峨眉秀、漓江美、阳朔幽”的天然美景，将为广大旅游者带来更美好的享受。施秉将会成为黔东旅游线的中心。

回忆解放施秉

丁连方

一九四九年九月四日，二野五兵团从江西上饶出发，开始了向大西南的历史性的伟大进军。五兵团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战役迂回，在进行战役迂回中解放贵州，切断敌之退路，使国民党西北的胡宗南部、四川的宋希濂罗广文部、云南的李弥残部不能会合；阻止广西的白崇禧退守云贵川康，达到分割、歼灭敌人的目的。因此，迅速解放贵州，对于解放整个大西南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九四九年十月，部队行至湖南湘潭，在湘潭组建解放贵州接管政权的工作队。我从十六军四十六师一四七团调到接管施秉的工作队，调入该队的有四十六师的二十多名同志，四十七师的曹国俊同志等十几名，分区一个班十四名，军大五分校的学生十三人，共八十来人编为西进支队七大队六中队七分队。在湘潭经过短期学习后，就随大部队日夜兼程，向贵州进发。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凌晨，我前卫部队——十六军四十六师一三八团二营，奇袭天险——鹅翅膀阻我之敌，歼灭谷正伦的十九兵团四十九军二四九师七四五团，俘敌六十来人，打通了湘黔公路的隘口，为大部队扫除了前进中的障碍。当天下午二时，我军顺利地解放了施秉县城。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午，我们七分队首批到达施

秉县城，接着展开对施秉县的接管工作。

发布安民告示 动员群众回城

我们一入施秉县城，不见炊烟，到处关门闭户，一派萧条景象。原来是国民党在撤退之前搞了一个“应变计划”，并大肆进行恐怖宣传，妄图在我大军过境之后卷土重来。群众上当受骗后，十分害怕，跑到乡下躲避去了。就是偶尔见到一些老百姓，他们也不敢接近我们，加上我们是外地人，不懂当地民族习惯，也不了解当地乡风民俗，只好组织人到大街小巷张贴标语、布告，宣传我党的入城政策、《约法八章》等等，揭露国民党反动宣传的罪恶，一边动员群众回城，一边调查了解情况。经过一系列艰苦而细致的紧张工作，人民群众从乡下迅速回城了，小商小贩很快恢复了营业，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建立新政权的组织机构

遵照上级指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旬建立了中共施秉县委员会和县人民政府，当时的县委委员有曹国俊同志、白天朝同志和我，曹任书记，白任组织部长，我任县长。县政府下设民政科、财政科、粮食科、公安局和兵站。这些科局的负责人是王毅然、祁俊杰、莫玉昆、徐怀礼和谷守林同志。每个科局配备人员三、五名不等。县级机构建立后，接管了偏桥镇（即城关镇）、紫荆区、清明区（即甘溪乡）、烂桥区（即新桥乡）、新城区（即双井区）五个区镇。当时分配接管这些区镇的人员是：偏桥镇有张长泰、郑好德二同志；紫荆区有陈相蕴、张太昌等五名同志；烂桥区有马振

铎、李元群等同志；新城区有李修德、李家平等八名同志。不久，又接管了大金、凤仪、上苑、金钟等区。最后接管六合边远少数民族乡。一九五〇年三月将九个区合并为三个区，恢复了乡镇建制。

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建立以后，我们就实行了上级布置的第二第三步计划。

收缴敌伪武器

国民党溃军在撤退之前，将一部份枪支弹药隐藏在施秉。为了收缴这批武器，我们一面号召人民群众提供逃敌隐藏枪支的线索，一面通令国民党武装人员向人民政府缴械投诚。在我党英明政策的感召和当时的形势逼迫下，严友智从翁哨带着几十个人几十条枪向人民政府投降了，国民党偏桥镇长宋大奎也带着武装人员投降了。在很短的时间内，经群众提供线索找到逃敌隐藏的武器和自动缴械的武器是：步枪三百多支，子弹一万多发，轻机枪十八挺，重机枪三挺，迫击炮两门，还有六〇炮和火箭筒（亦称掷弹筒）。

广泛筹集粮草 支援西进大军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这对贵州来说，虽是过份了点，但群众确实苦呀。西进的几十万大军日夜通过施秉县城需要粮食，解决粮食问题成了迫在眉睫的大事。要征集粮食，确实困难。我们先向绅士借粮食，施秉的绅士一则出于要为解放全中国立功，再则出于国民党大势已去的形势所迫，很快就借给我们几十万斤粮食，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大事。

为了支援前线军用粮食，我们在一九五〇年元月上旬开展了征粮运动。我们组织了有小学教师、社会青年、留用人员参加的征粮工作队。镇远地委、专署也派来干校学员一百多人协助征粮，我们将征粮队员分配到各区乡开展征粮工作。

当时群众很苦，吃盐非常困难。我们一面做征粮的宣传工作，一面从贵阳运盐来供应群众，以推动征粮工作的开展。在征粮过程中，土匪出来骚扰破坏、伏击我征粮工作队。在大金区的盆水，我征粮工作队遭到土匪伏击，牺牲了九名同志。土匪的其他骚扰就更不用说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征到粮食一百万余斤。这批粮食运到县城，全靠人工挑抬。那时，我们发动群众运粮，都付给运粮报酬（每一百市斤粮运一百华里，付粮食十八市斤），在运粮途中，我们都派有武装人员护送，以保护群众安全。大批的粮食安全地运到了县城，为支援前线打下了物质基础。

反击土匪进攻 保卫人民政权

一九五〇年初，我西进大军挺进到云南、四川。国民党贵州地主武装、土匪和起义而又叛变的一部份军队纠集在一起，实行谷正伦的“应变计划”，卷土重来。到处向我人民政府机关发起攻击，妄图夺回它们已经失去的“天堂”。

施秉县也不列外，国民党镇远专署独立营副营长孙绍武将起义后叛变的部队和土匪、地主武装组成“应变计划”武装集团，自封为司令。他们制订了“应变图”，拟定了“根据地”和活动区域，向我各级人民政府发起猖狂的进攻。清明区、紫荆区等先后遭到土匪的围攻。我各区乡干部为保卫

人民政权奋起还击。元月九日，清明区击退了土匪的进攻。二月一日紫荆区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在四野工兵团一个连的支持下击退一百多名土匪的围攻。三月二十八日紫荆区政府再次遭匪二百多人的围攻，在县大队的支援下，打退了土匪。四月十一日，施秉县城遭匪二千余人围攻约一周之久，后被我击溃。烂桥区干战经一昼夜激战保卫了人民政权。但区长马振铎等五位同志不幸英勇牺牲。四月二十日，新城区干部、战士在友邻武装的支援与配合下，击溃孙绍武匪部约一千人。土匪嚣张一时的气焰被我打了下去。

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一五〇团三营和一四〇团先后进驻施秉县执行剿匪任务。一九五〇年五月上旬，我们由还击土匪之保卫战转为进剿土匪的歼灭战。在剿匪运动全面展开时，我们在县城首批镇压了匪首王人龙、李孝先。

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地委调我到镇远专署。从那时候起我就离开了施秉县。

任盛濂弃暗投明经过

张武云

一九四九年，我们南下支队六大队的同志，在完成了赣东北的接管和建立新政权的任务之后，开始了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历程。那时，我在大队部工作。我人民解放军十一月初解放了镇远，我们大队的干部十一月十一日就进驻了镇远。

镇远地处湘黔要道，是黔东南的重镇，也是国民党的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根据中共贵州省委的决定，我们六大队要在这里完成接管工作，同时建立中共镇远地委和镇远专员公署。我在专署担任民政科的科长。当时的镇远，可真算得上是一个破烂摊子，机关叫国民党破坏的不成样子，国民党的大多数军政官员逃跑了，没有逃跑的也躲藏起来了；至于老百姓，由于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欺骗，很多人不敢回家，商号也没有开业，街上除了三五成群的国民党伤兵外，行人就很少了。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安了家。我们根据省委确定的搞好接管工作，建立革命秩序，争取和团结各阶层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人士，肃清敌人的残余势力，完成征粮任务等指示，在中共镇远地委的领导下，一方面按系统开展接管工作，一方面了解情况做上层人物的争取工作。

当时，国民党镇远专员兼保安司令的任盛濂，可算得上是一个重要上层人物了。此人在我人民解放军解放镇远前

夕，带着他的保安副营长孙绍武和五百多人逃跑了。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的动向如何，他和谁的关系好，能否把他争取过来，这是地委和专署负责同志考虑和需要了解、弄清的一个大问题。经过一番工作，弄清了任盛濂是隐藏在施秉县新城区望江村一带。于是，镇远军分区派人给他送信和宣传材料，新城区人民政府也托人去信，劝任盛濂认清形势，赶快弃暗投明。在这种情况下，慑于我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威力，任盛濂带去的人，有的弃枪逃跑了，没逃跑的也是人心惶恐不可终日。任盛濂本人，更是处在极端的矛盾心理之中，他深深地感到，谷正伦的“应变计划”，已成泡影。弃暗投明，对我党的政策尚不了解。就在这时，负责银行接管工作的明耀忠同志，经过向国民党镇远银行经理杨金谷工作以后，杨金谷谈了任盛濂的一些情况，并说他和任的关系比较好，望江村那里有他和孙绍武的一些亲友，还说那个地方地处施秉、镇远交界处，山高林密，过去就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任盛濂先生当时的思想动向和我们应采取的对策。

十一月二十日我正在民政科处理事情，专员王耀华同志要我到他那里去谈工作，王耀华同志说，任盛濂的情况我们基本上掌握了，他派他的参谋来，给我们带来了信，要求我们派人去进行谈判，看来有投降的诚意。王专员还说，地委进行了研究，决定派你作为专署的代表去与他谈判，要好好地做他的工作，宣传我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政策。至于如何去，地委决定你带着军分区的一个班，动员和任盛濂关系好的杨金谷一同去。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就出发了，杨金谷是